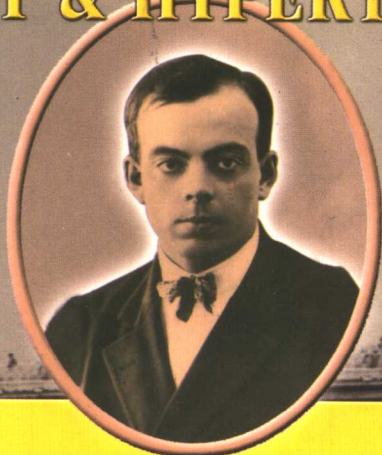


名著图典
TEXT & HYPERTEXT



〔法〕圣埃克苏佩里著
薛菲译

小王子

图文编纂 / 萧望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〔法〕圣埃克苏佩里著 薛菲译

小王子

图文编纂 / 萧望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策 划 李庆西 舒建华

责任编辑 舒建华

封面设计 梁 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王子/[法]圣埃克苏佩里著;薛菲译. 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0. 12(2003. 2 重印)

(名著图典丛书)

ISBN 7-5339-1401-5

I. 小... II. ①圣... ②薛... III. 童话-作品
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 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55987号

小 王 子

[法]圣埃克苏佩里 著

薛菲 译

图文编纂 萧望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插页2 字数 88千字 印张 3.25

2000年1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7次印刷

ISBN 7-5339-1401-5/I · 1250 定价: 7.50 元

名著图典

编辑旨趣

“图书”一词，古已有之。这个词的起源，无论来自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，还是中国史书上有关图籍与文书的合称，大率递述着这样一种传播理念：作为思想和信息的承载物之完美形式，应当是“图”与“文”的结合。显然，人们阅读的兴味不光在于文字魅力，图画、图样、图式之类，历来也是认知和审美的重要手段—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，一件存世的古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，便是带有图像的经卷。自印刷术问世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，人们一再挑战技术手段的障碍，对所谓图文并茂的出版物显示出执著的追求，从板刻的绣像，到珂罗版的图片，早年的筭路蓝缕孕育着当今的“读图时代”。一切技术层面上的革命，最终链上了那个遥远的梦想。

其实，读图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欣赏，如果说文字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，那么图像也不仅是一种形象的东西，亦能提供思维的逻辑起点。正是出于这种认识，本社策划出版的这套“名著图典”，力求采用

比较灵活的编纂形式，使书中的文字与图片能有相互发明之趣，也给读者提供某些想象和思考的路径。图文之间的自由出入，本身就是思维的“链接”，将零散而飘忽的思绪“链接”起来，或许最终能够实现超文本的阅读。这种来自网络页面的阅读方式，固然由于电子技术的推动，但就其接受理念而言，依然源自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本能。这一点，对于历史悠久的纸面出版物来说，同样是一种启示，也同样提供着更新的机会。所以，“名著图典”拟将作出有限的尝试，给读者提供一种略具新意的“图书”。

“名著图典”遴选中外名家作品，不拘体裁、篇幅，皆以原文入书。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编纂者提供，当然这里不能不带有编纂者本人对文本的体验与感悟。我们相信，面对这种图文之间的话语关系，许多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，或许也会想到另一种编纂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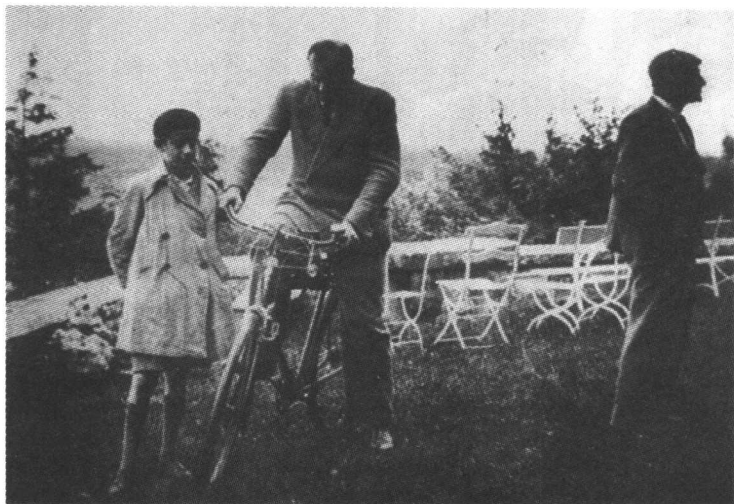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文艺出版社
二〇〇〇年十月

献给列昂·威尔斯



这位有时睡觉时也叼着烟斗的大鼻子就是列昂·威尔斯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，犹太作家，也是圣埃克苏佩里最好的朋友。威尔斯生于1878年，比圣埃克苏佩里大22岁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，攻击斯大林主义，是不折不扣的“托派”；而圣埃克苏佩里对苏联一度一往情深，1935年四五月间以《巴黎晚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，写过多篇报道，对当时苏联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飞机“马克西姆·高尔基号”佩服之至。1935年，经朋友撮合，两人在巴黎的“两只瘦猴”咖啡馆相识。此前连威尔斯也嘀咕是否谈得拢。不料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成了少有的忘年交。除了对法国科学家、哲学家帕斯卡的思想有共同的爱好外，威尔斯和圣埃克苏佩里无处不是对头，两人一见面就有一场争辩，声音之大连猫都躲得远远的。辩论之后，又亲如父子。这种亦师亦友、亦父亦子的奇特友谊，使圣埃克苏佩里把《小王子》献给了威尔斯，也使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康素爱罗·森琴大惑不解和大为不满。

我要请小朋友们原谅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了一个大人。这主要是因为：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要好的一个朋友；其次就是他什么都懂，他完全能看懂给孩子们写的书；第三是他眼下生活在法国，而且还常常受冻挨饿，很需要得到安慰。要是这些理由还嫌不够充分的



1944年圣埃克苏佩里牺牲后，威尔斯写过一本《我所知道的圣埃克苏佩里》，对圣埃克苏佩里的性格有独到的分析，说他“心灵皎洁又焦虑不安”，“除了对幸福，一切都能赤诚相待”。威尔斯的儿子克劳德（左一）后来也说他父亲（右一）和圣埃克苏佩里之间是“基于平等的手足之情”。威尔斯和圣埃克苏佩里两家交往较深。圣埃克苏佩里小两口吵架时，康素爱罗就去找威尔斯的太太苏珊娜诉苦。当康素爱罗回娘家时，圣埃克苏佩里干脆住在威尔斯家里。据克劳德回忆，圣埃克苏佩里睡觉时鼾声如雷，有一次他父亲让他把一个闹钟放在圣埃克苏佩里耳边闹，居然没有反应。图为30年代威尔斯父亲和圣埃克苏佩里在一起，这位能够全天候飞行的大师，对付自行车却似乎有点费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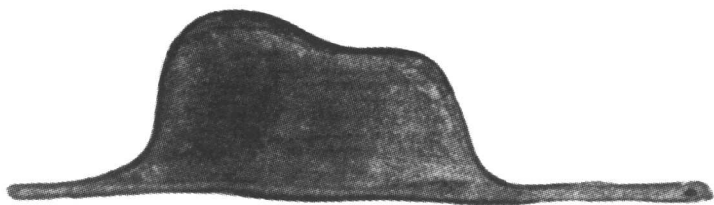
话，那我就把这本书献给童年时代的他，因为所有的大人都曾有过自己的童年（但能记住这一点的人并不多）。所以，我把我的献词改为：

献给童年时代的
列昂·威尔斯



我六岁的时候，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幅非常动人的画，那是一派原始森林的景象，标题是《大自然的真相》，图中有条蟒蛇正在吞食一只野兽。我这里是它的复印件。书上这样写道：“大蟒蛇连嚼都不嚼，就把它的猎物囫圇吞到了自己的肚子里，撑得没法动弹。为了消化掉它，不得不躺在那里整整休眠六个月。”

面对它们，我脑子里就呈现出丛林之中所可能产生的种种奇景。于是，我就拿起笔来，勾勒了以下这一幅画：



我把这幅画拿给大人们看，还问有没有把他们给吓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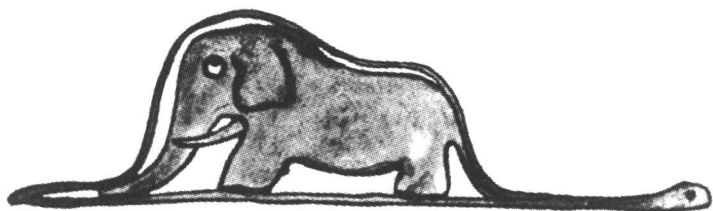
可他们却回答说：“吓坏？这顶帽子会把我们给吓坏？”

我画的根本不是什么帽子呀！那是一条蟒蛇吞食了大象的模样，不过你们既然看不懂，我还是重新画一张吧。于是，我便画了大蛇肚子内部的情景，以便让大人们看了就能明白，不必再费多少口舌去这样那样地解释了，所以我的第二幅画就成了以下这个样子：

这次，大人们看了以后的反应是，要我把这些全扔一边儿去，不管它们的外观如何，内部又怎样；要我好好地去读读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语文才



圣埃克苏佩里和兄弟姐妹在一起。左一为大姐玛德琳娜，是五个孩子中性情最温和的，连花也不舍得摘，说是会伤害它们，这一情节在《小王子》中有所反映。左二是妹妹西蒙妮，自幼喜欢写作，但从未出版过作品，后来著有回忆录《花园里的五个孩子》。右边的三个男孩中，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本书的主角。



是正事,所以,我在六岁的时候就放弃了成为画家的远大抱负。初次画画的失败让我非常沮丧。大人们从不理解孩子们的想法,我们也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向他们解释。你不知道,这会让人感到多烦!

所以,我便选择了另一个行当,学习驾驶飞机去了。我驾着飞机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。地理方面的知识真的还很管用呢!放眼一看,我就能分辨



圣埃克苏佩里幼年即对机械感兴趣,少年时又迷恋飞行,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安贝利欧机场,波兰裔的弗罗布莱夫斯基兄弟经常在试飞。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在旁边转悠。1912年夏萨尔韦茨-弗罗布莱夫斯基(左上)破例带圣埃克苏佩里上天飞了一圈。他们乘坐的飞机翼长14米,发动机70马力。这是萨尔韦茨和兄弟在试飞。1914年兄弟俩在一起空难中殉难,圣埃克苏佩里异常悲痛。

出哪儿是中国，哪儿是亚利桑那；要是夜航迷了路，这点知识确实也挺管用的。

这段经历，使我接触到了以后对我来说还很重要的一些人物。我和他们一起生活，关系也相当融洽，当然，我不忘仔细地观察他们，只是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多大改变。

每当我遇到我认为稍有鉴赏能力的人，我就会拿出随身带着的第一幅画给他们看，想验证一下对方是否真有力；可是不论对方是男是女，看过之后总是那么说：

“那不是一顶帽子吗？”

于是，我就不再跟这个人谈论有关巨蟒、原始森林或者星星之类的事了，我会降低水准，迁就地和他说些有关什么桥牌啦，高尔夫球啦，政治啦甚至领带等等话题，而对方也会因遇到这样一个投机的谈话对手而大为兴奋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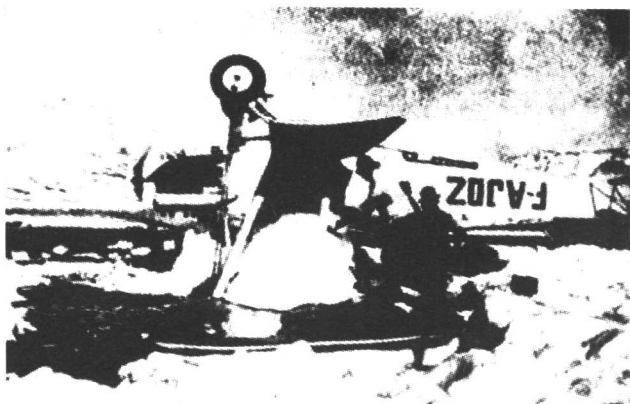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没有遇到能够真正谈得来的伙伴，所以，总是孤零零的，直到我在撒哈拉沙漠出了点意外。那天，我的发动机出了故障，而除了我自己一个人之外，既没有机械师，也没有任何乘客，所以我只能自己动手，试着修修看。可我随身所带的饮用水却只够一个星期，因此，连自己能否支撑下去还是个问题。

就这样，那第一个夜晚，我就独自一人在杳无人烟的荒野里睡着了。而那种情景实在比孤独的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漂泊还难熬。因而，第二天早上晨光熹微中，当我被一个奇妙的声音唤醒时，我心中的惊讶是人们无法想像的。

“劳驾，能帮我画只绵羊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帮我画只绵羊！”



“飞机毫无疑问是一架机器，又是多么了不起的机器！”这是圣埃克苏佩里对飞机的赞美。但在20世纪30年代，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，飞机是最危险的运输工具。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生涯充满灾难。1921年他参加飞行训练首次驾机升空，发动机燃料系统出问题，浓烟滚滚，好不容易才勉强着陆。1932年在试飞一架新型水上飞机时险些遇难。1935年12月，从巴黎试飞越南西贡途中，飞机出事，迫降在撒哈拉沙漠，被困五昼夜，才被一支过路商队救出。图为1938年2月从危地马拉返回纽约时，飞机刚起飞就一头栽在机场上，起落架朝天。圣埃克苏佩里受重伤。

我惊奇地一跃而起，眨巴着双眼往四周打量，随即发现一个很小的人儿，就站在那里注视着我。这儿，就是我根据他的模样，尽我所能描下来的他的肖像。当然，这要比他本人差远啦！

然而这并不是我的错，早在我六岁那年，大人们就打击过我成为画家的抱负。所以，除了当时我所画过的有关巨蟒的外观图和内在图之外，就再没有试画过任何别的什么了。

如今，我惊讶地睁大眼睛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精灵。你得记住，我可是身处杳无人烟的大漠之中。可是，这个迷人的小人儿既不像是在沙漠中迷了路，也没有丝毫饥渴、疲惫的神态，一点也没有那种处于困境之中



《圣埃克苏佩里传》的作者保罗·韦伯斯特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,20世纪法国许多大作家都幼年失去父爱:萨特1岁丧父,加缪3岁丧父,马尔罗3岁时被父亲遗弃,4岁失去父亲的圣埃克苏佩里算是得到父爱最长的;而这四位作家文风刚健,对社会生活介入的强度又是有目共睹的。偎依在母亲身边的圣埃克苏佩里在想什么呢?他后来在《沙子的智慧》一书中谈到父亲的死:“是他让我懂得了死亡,并迫使我直面人生。”



圣埃克苏佩里的母亲玛丽·德·丰斯戈隆伯，出身普洛旺斯省贵族之家，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爱好音乐和绘画。玛丽性情温和，但蔑视贵族家庭的许多清规戒律，让孩子们自由发展。当然，长子圣埃克苏佩里的无神论一直使她伤心，而他玩命去当飞行员更使她忧心忡忡。1904年丈夫去世后，玛丽一直孀居。1964年在80岁高龄时出版了《我倾听树在唱歌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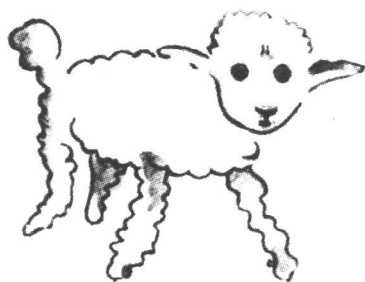
圣埃克苏佩里的父亲让·德·圣埃克苏佩里伯爵，曾任龙骑兵团军官，后任家族保险公司的代理人。1904年3月14日和妻子在火车站候车室里，死于心脏病。虽然他也有贵族头衔，但似乎没有老丈人家显赫，当时有关报道中没有说他的名字，而是说死者是“德·丰斯戈隆伯先生之婿”。



的孩子的孤立无助的迹象。终于,我开了口打听起他的现状来:

“可你,可你在这儿干吗呀?”

而他,却非常缓慢地再次重复了他刚才的请求,似乎在说一件很重大的事:



“劳驾,帮我画只绵羊吧……”

每当事情处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时,人们对它往往是难以抗拒的。身处荒漠之中面临死亡的威胁时,再想画画当然是非常荒唐的想法,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拿出了纸和笔。此刻,我突然想起,由于我过去一直被迫在历史、地理、算术和语文上下功夫,如今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下笔,我就把这对小人儿说了。可他却说:“没有关系,画只绵羊给我就是了……”



但我从没画过绵羊呀!我只能把我原来画过的图画,再默画一张,也就是巨蟒吞象图给他。可他看了之后却说:

“不,不!我不要这样的画,蟒蛇这东西太可怕,大象也太笨重。在我所住的地方,什么东西都很小。我只要绵羊就行,劳驾,帮忙画一只吧!”

于是,我便设法画了一张。

他认真看过之后却说:

“不,这只绵羊太瘦弱,再重新画一张吧!”

我又画了一张。

可他还是有点儿无奈地笑笑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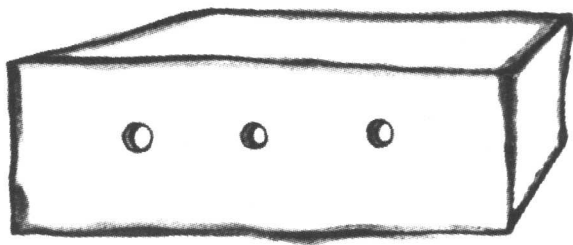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这不是绵羊。你瞧，这是一只小公羊，还生着角呢！”

我只好再画一张。

但他还有话说：

“这只太老啦！我要一只年幼的、还能活很久的绵羊。”

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还要赶快修好发动机以便离开这地方呢，所以马马虎虎又画了这张打了孔的小箱子对他



说：

“你要的小绵羊就在这只箱子里。”他脸上露出的笑容让我很惊讶。他

说：

“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呀！你说，它需要吃很多草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住的地方，任何东西都是很小的……”

“准有足够的草喂它。”我说，“我给的这只绵羊是非常小的呀！”

他低头认真地看着这幅画：

“不是那么小吧，瞧，它已经睡着了！……”

我就这样认识了我的这位小王子。